

詳 監

註 本

四書集註



孟論中大
子語庸學



行發局書光亞海上

監本詳註四書

大學

大舊音泰
今讀如宇

子程子曰。大學。孔氏之遺書。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。獨賴此篇之存。而論孟次之。學者必由是而學焉。則庶乎其不差矣。

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

程子曰。親當作新。○大學者。大人之學也。明之也。明德者。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。以具衆

理而應萬事者也。但為氣稟所拘。人欲所蔽。則有時而昏。然其本體之明。則有未嘗息者。故學者當因其所發。而登明之。以復其初也。新者。革其舊之謂也。言既自明其明德。又當推以及人。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。止者。必至於此。而不遷之義。至善。則事理當然之極也。言明明德。新民。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。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。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。此三者。大學之綱領也。

而后有定。定而后能靜。靜而后能安。安而后能慮。慮而后能得。

后與後同。後做此。○止者。所當止之地。即至善

之所在也。知之則志有定向。靜。謂心不妄動。安。謂所處而安。慮。謂慮事精詳。得。謂得其所止。

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

明德為本。新民為末。知止為始。能得為終。本始所先。末終所後。此結上文兩節之意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。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

者。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。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。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。先誠其意。

欲誠其意者。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格。平聲。後做此。○明明德於天下者。使天下之人。皆有所發也。實其心之所發。欲其必自慊。而無自欺也。致。推極也。知。猶識也。推極吾之知識。欲其

所發也。實其心之所發。欲其必自慊。而無自欺也。致。推極也。知。猶識也。推極吾之知識。欲其

而后知至。知至而后意識。意識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修。身修而后家齊。家齊而后

國治。國治而后天下平。治去聲後做此。○物格者。物理之極。無不到也。知至者。吾心之所知。無不盡也。知既盡。則意可得而實矣。意既實。則心可得而正矣。修身以上。明明德之章也。齊家以下。新民之章也。物格知至。則知所至矣。意誠以下。則皆得所止之序也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是

一切也。正心以上。皆所以修身也。齊家以下。則舉此而歸之耳。其本亂而未治者。否矣。其所厚者薄。而其所薄者厚。未

之有也。本。謂身也。所厚。謂家也。此兩節。結上文兩節之意。

右經一章。蓋孔子之言。而曾子述之。凡二百其得十章。則曾子之意。而門人記之也。舊本頗有錯簡。今因程子所定。而更考經文。別為序次。如左。接續。血脈貫通。深淺始終。至為精密。熟讀詳味。久必見之。今不盡釋也。

康誥曰。克明德。康誥。周書。克。能也。大甲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大。讀作泰。諟。古是字。○大甲。商書。顧。謂命。即天之所以與我。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。常日在之。則無時不明矣。帝典曰。克明峻德。峻。書作俊。○帝典。堯典。書。峻。大也。皆自明也。皆。所升言自明己德之意。

右傳之首章。釋明明德。此通下三章。至止於信。舊本誤在浚世不忘之下。

湯之盤銘曰。苟日新。日日新。又日新。新。沐浴之盤也。銘。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。苟。誠也。湯以誠能。一日有以修其舊染之汚。而自新。則警因其已。康誥曰。作新民。殷之舞之之謂作。言

新者。而日日新之。又日新之。不可略有關也。康誥曰。作新民。殷之舞之之謂作。言詩曰。周

雖舊邦。其命維新。大雅。文王之篇。言周國雖舊。至於文王。能新其德。以及於民。而受天命也。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自新

誠能。一日有以修其舊染之汚。而自新。則警因其已。康誥曰。作新民。殷之舞之之謂作。言

新者。而日日新之。又日新之。不可略有關也。

誠能。一日有以修其舊染之汚。而自新。則警因其已。康誥曰。作新民。殷之舞之之謂作。言

新者。而日日新之。又日新之。不可略有關也。

誠能。一日有以修其舊染之汚。而自新。則警因其已。康誥曰。作新民。殷之舞之之謂作。言

皆致止於至善也。

右傳之二章。釋新民。

詩云。邦畿千里。惟民所止。詩。商頌玄鳥之篇。邦畿。王者之都也。居也。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。詩云。緡蠻黃鳥。止于丘隅。

子曰。於止。知其所止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。緡。詩作緡。詩。小雅緡蠻之篇。緡蠻。鳥聲。丘隅。岑處也。詩云。穆穆文王。於緡熙敬止。為人君。止於仁。為人臣。止於敬。為人子。止於孝。為人父。止於慈。與國人交。止於信。於緡。之於音鳥。詩。文王之篇。穆穆。深遠之意。於。讚美辭。緡。人之止。無非至善。五者。乃其目之大者也。學者於此。究其精微之。而。又推類以盡其餘。則於天下之事。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。詩云。瞻彼淇澳。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瑟兮僖兮。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。如切如磋。終不可諠兮者。道德盛德至善。民之不能忘也。諠。於六反。萋。詩作緡。猗。叶韻音柯。欄。下。反。喧。詩。衛風淇澳之篇。淇水名。澳。隈也。猗。猶猗。美盛貌。與也。斐。文貌。切以刀。磋。琢以椎。磨。皆。或物使成。形質也。磋。以礪。磨。以砂石。皆治物使其滑澤也。治骨角者。既切而復磋之。治玉石者。既琢而磨復之。皆言其治之有緒。而益致其精也。瑟。嚴密之貌。僖。武毅之貌。赫。宣著盛大之貌。諠。忘也。道。言也。學。謂講習討論之事。自修者。省察克治之功。恂。戰懼也。威。可畏也。儀。可象也。引詩而釋之。以明。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。道學自修。言所以其得之之由。恂。詩云。於戲前王。不忘君子。賢其賢而。慄威儀。言其德容表裏之盛。卒乃指其實。而歎美之也。詩云。於戲前王。不忘君子。賢其賢而。親其親。小人樂其樂。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不忘也。於戲。音嗚呼。樂音洛。詩。周頌烈文之。賢。後王。小人。謂後民也。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。止於至善。能使天下後世。無一物不得。其新。所以既沒世。而人思慕之。愈久而不忘也。此兩篇。詠數能泆其味深長。當熟玩之。

於戲前王。不忘君子。賢其賢而。親其親。小人樂其樂。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不忘也。

於戲前王。不忘君子。賢其賢而。親其親。小人樂其樂。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不忘也。

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也。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。本說在誠意章下。

子曰聽訟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。此謂知本。猶人於人也。情實也。引夫子之言。而言聖人能便無實之人。不敢盡其虛誣之辭。蓋我之明德既明。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。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。觀於此言。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。

右傳之四章釋本末。此章舊本末在止於信下。

此謂知本。程子曰。此謂知之至也。此句之上。別有闕文。此特其結語耳。

右傳之五章。蓋釋格物致知之義。而今亡矣。此章舊本通下章。聞嘗竊取程子之意。以補之曰。所謂致

知在格物者。言欲致吾之知。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。莫不有知。而天下之物。莫不有理。惟於理有未窮。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。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。莫不因其已知之理。而益窮之。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。而一旦豁然貫通焉。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。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。此謂知之至也。

所謂誠其意者。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。如好好色。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上字皆去聲。謙讀為慊。苦切反。○誠其意者。自修之首也。毋者。禁止之辭。自欺云者。知善以去惡。而心之所發。有未實也。慊。快也。足也。獨者。人所不知。而已所獨知之地也。言欲自修者。知善以去其惡。則當實用其力。而禁止其自欺。以其惡惡。則如惡惡臭。好善。則如好好色。皆務決去。而求必得之。以自快足於己。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。然其實與不實。蓋有他人所不及知。而已獨知之者。故必審其幾焉。小人閒居為不善。無所不至。見君子而后厭然。揜其不善。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。如見其肺肝然。則何益矣。此謂誠於中。形於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閒音開。厭音厭。氏讀

爲廢。○爾居獨處也。厭然。清濯閉藏之貌。此言小人陰爲不善。而陽欲揜之。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。與惡之當去也。但不能實用其力。以至此耳。然欲揜其惡。而卒不可揜。欲許爲善。而卒不可許。則亦何益之有哉。此君子所以重。曾子曰。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。其嚴乎。引此以明上文之意。言雖幽獨。以爲戒。而必謹其獨也。○辟安舒也。言富則能潤屋矣。甚也。富潤屋。德潤身。心廣體胖。故君子必誠其意。德則能潤身矣。故心無愧怍。則廣大寬平。而體常舒泰。德之潤身者然也。蓋善之實於中。而形於外者於此。故又言此以結之。

右傳之六章。釋誠意。經曰。欲誠其意。先致其知。又曰。知至而後意誠。蓋心體之明有所未著。則其又非已有。而無以爲進德之基。故此章之指。必承上章而通考之。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。其序不可亂。而功不可闕。如此云。

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。身有所忿懣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恐懼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好樂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憂患。則不得其正。程子曰。身有之身。當作心。忿懣。紛反。懣。敷直反。好樂。並去聲。○忿懣。怒也。善是四者。皆心之用。而人所不能無。

者。然一有之而不能察。則欲動情勝。而用之所行。或不能不失其正矣。心不在焉。視而不見。聽而不聞。食而不知其味。私存則無以檢其身。是以君子必察乎此。而嚴此。謂修身在正其心。此亦承上七章。以視下章。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。所以能存是心。以

右傳之七章。釋正心修身。檢其身。然或但知誠意。而不能察此心之存否。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。此以下。並也。此以下。並也。此以下。並也。此以下。並也。

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。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。之其所賤惡而辟焉。之其所畏敬而辟焉。之其所哀矜而辟焉。之其所教情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。惡而知其美者。天下鮮矣。鮮讀爲僻。惡而之。惡故好並去聲。鮮上聲。○人。謂衆人。之。猶於也。辟。猶偏也。五者在

人。本有當然之則。然常人之情。惟其所向。而不加察焉。則必陷於一偏。而身不修矣。故

諺有之曰。人莫知其子之惡。莫知其苗之碩。勝音彥。碩音順。時若反。諺。俗語也。爾愛者不。貪得者無厭。是則偏之為害。而家之斷以不齊。此謂身不修。不可以齊其家。

右傳之八章。釋修身齊家。

所謂治國。必先齊其家者。其家不可教。而能教人者。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。而成教於

國。孝者所以事君也。弟者所以事長也。慈者所以使眾也。弟去聲。長上聲。身修則家可教矣。孝弟慈。所以修身而

教於家者也。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。不外乎此。此所以家齊於上。而國成於下也。康誥曰。如保赤子。心誠求之。雖不中。不遠矣。

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。中去聲。此引書而釋之。又明立教之本。不假強為。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。一家仁。一國興。仁。一家讓。一國興。讓。一人貪戾。一國作亂。其機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。一人定國。憤音奮。一人。為君也。機發動所由

也。奮。覆敗也。其言發成於國之效。堯舜帥天下以仁。而民從之。桀紂帥天下以暴。而民從之。其所令反

其所好。而民不從。是故君子有諸己。而后求諸人。無諸己。而后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

恕。而能喻諸人者。未之有也。好去聲。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。有善於己。然後可以責人之善。無惡於己。然後可以正人之惡。皆推己以及人。所謂恕也。不如

是則所令反其所好。而民不從矣。喻。曉也。故治國在齊其家。通結上文。詩云。桃之夭夭。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。宜其家人。宜其家人。而后可以教國人。

天平聲。蓁音臻。詩。周南。桃夭之篇。夭夭。少好貌。蓁蓁。美盛貌。與也。之子。猶言是子。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

也。婦人謂嫁曰歸。宜。猶善也。詩云。宜兄宜弟。宜兄宜弟。工。后。可以教國人。詩。小雅。蓁蓁。詩云。其儀不忒。正

是四國。其為父子兄弟足法。而后民法之也。詩。曹風。鸛鳴。篇。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三

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三

引詩。皆以詠散上文之事。而又結之如此。其味深長。最宜潛玩。

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

所謂平天下。在治其國者。上老老。而民興孝。上長長。而民興弟。上恤孤。而民不倍。是

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長上聲。第去聲。倍與背同。絜胡結反。老老。所謂老吾老也。興謂有所感發。而興起也。孤者幼而無父之稱。絜度也。矩。所以爲方也。言此三者。上行下效。捷於影響。所謂齊家而治國也。亦可見人心之所同。而不可使。有一夫之不獲矣。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。推以度物。使彼我之間。各得分願。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。而天下平之矣。所惡於

上。毋以使下。所惡於下。毋以事上。所惡於前。毋以先後。所惡於後。毋以從前。所惡於

右。毋以交於左。所惡於左。毋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惡先並去聲。此釋解上文。絜矩二字之義。如不欲上之無禮

於我。則必以此度下之心。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。不欲下之不忠於我。則必以此度上之心。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。至於前後左右。無不皆然。則身之所處。上下四旁。長短廣狹。彼此如一。而無不方矣。彼

同有是心。而興起焉者。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。所操者約。而詩云。樂只君子。民之父母。民之所

好好之。民之所惡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。樂音洛。只音紙。好惡並去聲。下並同。詩。小雅南山有臺之篇。只語聯聯。言能絜矩。而以民心爲

已心。則是愛民如子。詩云。節彼南山。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。民具爾瞻。有國者不可以不

慎。辟則爲天下謬矣。節讀爲截。辟讀爲僻。僻與擬同。詩。小雅節南山之篇。節。然高貌。師尹。周太師尹氏也。具。俱也。僻。偏也。言在上者。人所瞻仰。不可不謹。若不

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。則身幾國亡。爲天下之大戮矣。詩云。殷之未喪師。克配上帝。儀監于殷。峻命不易。道得衆

則得國。失衆則失國。喪去聲。儀詩作宜。峻詩作峻。易去聲。詩。文王篇。師。衆也。配。對也。配。上

引詩而言此。以結上文兩節之意。有天下者。能存此心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。有人

而不失。則足以禦侮。而與民同欲者。自不能己矣。

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。先慎乎德。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。德即所謂明德。有人謂得衆。有土謂得國。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。德者本

也。財者末也。本上文。而言。又。外本內末。爭民施奪。人君以德爲外。以財爲內。剛是爭鬪其民。而施之。以劫奪之教也。蓋財者。人之所同欲。不能聚斂。

而欲事之。則民是故財聚則民散。財散則民聚。外本內末故財聚。爭民施奪故。民散。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。是故言悖而

出者亦悖而入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。悖。逆也。此以言之出入。明貨之出入。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。又因財貨以明聚斂。與不能

者之得。失也。康誥曰。惟命不于常。道善則得之。不善則失之矣。道。言也。因上。又引文王詩之意。而申言之。其丁。反。覆之意。益

深切。楚書曰。楚國無以爲寶。惟善以爲寶。楚書楚語。言不寶。金玉而寶善人也。舅犯曰。亡人無以爲寶。仁

親以爲寶。舅。犯。晉文公舅。狐偃字子犯。亡人文公時爲公子。出亡在外。秦誓曰。若有一個臣。斷

斷兮無他技。其心休休焉。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。若己有之。人之彥聖。其心好之。不

營。若自其口出。實能容之。以能保我子孫黎民。尚亦有利哉。人之有技。媚嫉以惡之。

人之彥聖。而違之。俾不通。寔不能容。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。亦曰殆哉。介。古賀反。書作

通明也。尙庶幾也。媚。忌也。違。拂戾也。殆。危也。唯仁人。放流之。進諸四夷。不與同中

國。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。能惡人。進。讀爲屏。古字通用。言有此媚嫉之人。妨賢

之正也。見賢而不能舉。舉而不能先。命也。見不善而不能退。退而不能遠。過也。命。云

當作慢。程子云。當作怠。未詳孰是。遠去聲。若此者。好人之所惡。惡人之所好。是謂拂人之性。菑必逮夫身也。菑。古災字。夫音扶。拂。逆也。好善而惡惡。人之性也。至於拂人之性。則不仁之甚者。自秦誓至此。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。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。節南山之意。

是故君子有大道。必忠信以得之。驕泰以失之。

君子以位言之。道謂居其位。而修己治人之術。發己自盡爲忠。循物無違謂信。驕者矜高。

泰者侈肆。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。章內三言得失。而語益加切。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。

生財有大道。生之者衆。食之者寡。爲之

者疾。用之者舒。則財恆足矣。

桓胡登反。○呂氏曰。國無遊民。則生者衆矣。朝無佞位。則食者寡矣。不奪農時。則爲之疾矣。量入爲出。則用之舒矣。愚按此因有土

有財而言。以明足國之道。在乎務本而節用。非必外本內末。而後財可聚也。自此以至終篇。皆一意也。

仁者以財發身。不仁者以身發財。

起也。仁者。散財以得民。不仁者。亡身以殖貨。

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。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。未有府

庫財非其財者也。

上好仁以愛其下。則下好義以忠其上。所以事必有終。而府庫之財無裨出之患也。孟獻子曰。畜馬乘。不察於雞豚。

伐冰之家。不畜牛羊。百乘之家。不畜聚斂之臣。與其有聚斂之臣。寧有盜臣。此謂國

不以利爲利。以義爲利也。

畜許六反。乘斂並去聲。○孟獻子魯之賢大夫。仲孫蔑也。畜馬乘。士初有盜臣。而不畜聚斂之臣。此謂以下。釋獻子之言也。長國家而務財用者。必自小人矣。彼爲

聚地者也。君子甯亡己之財。而不忍傷民之力。故寧有盜臣。而不畜聚斂之臣。此謂以下。釋獻子之言也。

善之。小人之使爲國家。蓄害並至。雖有善者。亦無如之何矣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。以

義爲利也。

此上聲。彼爲善之。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。○自由也。言由小人導之也。此一節。深明以利爲利之害。而重言之。以結之。其丁寧之意切矣。

右傳之十章。釋治國平天下之意也。能如是。則親賢樂利。各得其所。而天下平矣。

凡傳十章。前四章。統論綱領指趣。後六章。細論條目工夫。其第五章。乃明善之要。第六章。乃誠身之本。在初學。尤爲當務

之急。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。

監本詳註四書

中庸

中者不偏不倚。庸者不及之名。庸平常也。

子程子曰。不偏之謂中。不易之謂庸。中者天下之正道。庸者天下之定理。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。子思恐其久而差也。故筆之於書。以授孟子。其書始言一理。中散為萬事。末復合為一理。故之則獨六合。卷之則退藏於密。其味無窮。皆實學也。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。則終身用之。有不能盡者矣。

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修道之謂教。

命。猶令也。性。即理也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。氣以成形。而理亦賦焉。猶命令也。於是人物之生。因各得

其所賦之理。以為健順五常之德。所謂性也。率。循也。道。猶路也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。則其日用事物之間。莫不各有當行之路。是則所謂道也。修。品節之也。性道雖同。而氣象或異。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。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。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。則謂之教。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。蓋人知己之有性。而不知其出於天。知事之有道。而不知其由於性。知聖人之有教。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。裁之也。故子思於此。首發明之。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。亦此意也。

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

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。皆性之德而具於心。無物不有。無時不然。所以不可須臾離也。若其可離。則豈率性之謂哉。

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獨也。

見音現。隱。暗處也。微。細事也。獨者人所不知。而已所獨知之地也。言幽暗之中。細微之事。跡雖未形。而幾

尤加謹焉。所以過人欲於將萌。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。以至離道之遠也。

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

也者。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。天下之達道也。樂音洛。中節之中去聲。○喜怒哀樂情也。其未發則性也。無所偏倚。故謂之中。發皆中節。情之正也。無所乖戾。故謂之和。大本者。天命之性。天下之理。皆由此出。道之理也。達道者。循性之謂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。道之用也。此言性情之德。以明道不可離之意。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

致。推而極之也。位者。安其所也。育者。遂其生也。自成體而約之。以至於至靜之無所差謬。而無適不然。則極其和。而萬物育焉。蓋天地萬物。本吾一體。吾之心止。則天地之心亦正矣。吾之氣順。則天地之氣亦順矣。故其效驗至於如此。此學問之功。聖人之能事。初非有待於外。而修道之教。亦在其中矣。是其一體一用。雖有動靜之殊。然必其體立。而後用有以行。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。故於此合而言之。以結上文之意。

右第一章。子思述所傳之意。以立言。首明道之本原。出於天而不可易。其實體備於己。而不可離。次言存養省察之要。終言聖神功化之極。蓋欲學者於此。反求諸身而自得之。以去夫外誘之私。而充其本然之善。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。其下十章。蓋子思引夫子之言。以終此章之意。

仲尼曰。君子中庸。小人反中庸。中庸者。不偏不倚。無過不及。而平常之理。乃天命所當然。精微之極致也。唯君子為能體之。小人反是。君子之中庸也。小人之中庸也。中庸者。以其有君子之德。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。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。以其有小人之心。而又無所忌憚也。蓋中無區體。隨時而在。是乃平常之理也。君子知其在我。故能戒謹不弛。恐懼不聞。而無時乎中。小人不知有此。則肆欲妄行。而無所忌憚矣。

右第二章。此下十章。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。文雖不屬。而意實相承也。變和言庸者。游氏曰。以性情言之。則曰中和。以德行言之。則曰中庸是也。然中庸之中。實兼中和之義。

子曰。中庸其至矣乎。民鮮能久矣。鮮上聲下同。○過則失中。不及則未至。故惟中庸之德為至。然亦人所同得。初無難事。但世教衰。民不與行。故鮮能之。

今已久矣。論語無能乎。

今已久矣。論語無能乎。

右第三章

子曰。道之不行也。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。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。我知之矣。賢者過之。不肖者不及也。知者之知去聲。○道者。天理之當然。中而已矣。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。則生稟之異。而失其中也。知者知之過。既以道為不足行。愚者不及知。又不知所以行。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。賢者行之過。既以道為不足知。人莫不飲食也。鮮能知味也。道不可離。不肖者不及行。又不求所以知。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。人莫不飲食也。鮮能知味也。人自不察。是以有過不及之弊。

右第四章

子曰。道其不行矣夫。夫音扶。○由不明。故不行。

右第五章

此章承上章。而舉其不行之端。以起下章之意。

子曰。舜其大知也。與。舜好問而好察通言。隱惡而揚善。執其兩端。用其中於民。其斯以為舜乎。知去聲。與平聲。好去聲。○舜之所以為大知者。以其不自用。而取諸人也。通言者。淺近之言。猶必察焉。其無道善可外。然於其言之未善者。則隱而不宣。其善者。則播而示之。其廣大。則明。又如此。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。兩端。謂衆論不同之極致。蓋凡物皆有兩端。如小大厚薄之類。於善之中。又執其兩端。而度量以取中。然後用之。則其擇之審。而行之至矣。然非在我之權度。精切不差。何以與此。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。而道之所以行也。

右第六章

子曰。人皆曰。予知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。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。予知。擇乎中庸。而不能期月守也。知之知去聲。罟音古。獲胡化反。阱才性反。辟與。罟獲也。陷阱。坑坎也。皆所以撿取禽獸者也。期居之反。○罟。網也。中庸。辨別衆理。以求所

謂中庸。即上章。好問。之事也。期月。匝一月也。言如禍而不知避。以况在。皆不得為知也。

右第七章。承上章。如而言。又舉不明之端。以起下章也。

子曰。回之為人也。擇乎中庸。得一善。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回。孔子弟子。顏淵名。拳。拳持之貌。服。猶著也。

膺。胸也。拳持而著之。心膺之謂。言能守也。顏子蓋真知之。故能擇能守如此。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。而道之所以明也。

右第八章

子曰。天下國家可均也。爵祿可辭也。白刃可蹈也。中庸不可能也。均。平治也。三者亦知也。然皆倚於一偏。故資之近。而力能勉者。皆足以能之。至於中庸。雖若易能。然非義精仁熟。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。不能及也。三者難而易。中庸易而難。此民之所以鮮能也。

也。然皆倚於一偏。故資之近。而力能勉者。皆足以能之。至於中庸。雖若易能。然非義精仁熟。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。不能及也。三者難而易。中庸易而難。此民之所以鮮能也。

右第九章。亦承上章。以起下章。

子路問強。子路孔子弟子。仲由也。子路好勇。故問強。子曰。南方之強與。北方之強與。抑而強與。與。平聲。○坤。語辭。而。汝也。

寬柔以教。不報無道。南方之強也。君子居之。寬柔以教。謂含容巽順。以詩人之不及也。不報無道。謂橫逆之來。直受之而不報也。南方風氣

柔弱。故以含忍之力。勝人爲強。君子之道也。衽金革。死而不厭。北方之強也。而強者居之。衽。席也。金。戈兵之屬。北方風氣

氣剛勁。故以異政之力。勝人爲強。強者之事也。故君子和而不流。強哉矯。中立而不倚。強哉矯。國有道。不變塞

焉。強哉矯。國無道。致死不變。強哉矯。此四者。汝之所當強也。矯。強貌。詩曰。矯矯虎臣。是也。倚。不變平生之所守也。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。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。不能擇而守也。君子之強。孰大於此。夫子以是告子路者。所以抽其血氣之剛。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。

不變平生之所守也。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。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。不能擇而守也。君子之強。孰大於此。夫子以是告子路者。所以抽其血氣之剛。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。

右第十章

子曰：素隱行怪，後世有述焉。吾弗爲之矣。素按：談書嘗作素，蓋字之誤也。素隱行怪，言深求

盜名。故後世或有同述之者。此知之過，而不擇乎善。行君子遵道而行，半塗而廢，吾弗能已。

之過，而不用其中，不當強而強者也。聖人豈無之哉。君子依

乎中庸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，唯聖者能之。不爲素隱，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。不能半塗而廢，

仁之至，不賴勇而強如者，正吾夫子之事。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。此中庸之成德，知之盡，

而適不自居也。故曰：唯聖者能之而已。

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，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。蓋此篇大旨，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

其一，則無以造道而成。德矣。餘見第二十章。

君子之道，費而隱。費，符未反。○費，用之。隱，廣也。隱，體之微也。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

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

人猶有所憾。故君子語大，天下莫能載焉；語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與去聲。○君子之道，近

於聖人。天地之所不能盡，其大無外，其小無內，可謂費矣。然其理之所以然，則隱而莫之見也。盡可知

可能者，道中之一事。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，則舉全體而言。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。侯氏曰：聖人所

不知，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，所不能。如孔子不得位，堯舜病博施之類。愚謂人所憾於天地，如覆載生成之偏，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。詩云：鸞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。

言其上下察也。焉，余事反。○詩，大雅旱麓之篇。焉，鸞類。戾，至也。察，著也。子思引此詩，以明化

隱也。故程子曰：此一節，子思與緊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，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

右第十二章 子思之言，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。其下八章，雜引孔子之言，以明之。

子曰。道不遠人。人之為道而遠人。不可以為道。道者。率性而已。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。足為。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。則非所以為道矣。詩云。伐柯伐柯。其則不遠。執柯以伐柯。睨而視之。猶以為遠。故

君子以人治人。改而止。晚研計反。○詩。幽風伐柯之篇。柯。斧柄。則。法也。睨。邪視也。言人執柯。以人為遠也。若以人治人。則所以為人之道。各在當人之身。初無彼此之別。故君子之治人也。即以其人之道。選治其人之身。其人能改。即止不洽。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。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。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。

忠恕違道不遠。施諸己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盡己之心為忠。推己及人為恕。則易從是也。七里之遠。言自此至彼。相去不遠。非背而去之之謂也。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。施諸己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忠恕之事也。以己之心。度人之心。未嘗不同。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。故己之所不欲。則勿以施於人。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。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。則盡仁是也。

君子之道四。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。以事父未能也。所求乎臣。以事君未能也。所求乎弟。以事兄未能也。所求乎朋友。先施之未能也。庸

德之行。庸言之謹。有所不足。不敢不勉。有餘不敢盡。言顧行。行顧言。君子胡不慥慥爾。子臣弟友。四字絕句。○求。猶求也。道不遠人。凡己之所以責人者。皆道之所以當然也。故反之以自責。而自修焉。庸。平常也。行者踐其實。謹者擇其可。德不足而勉。則行益力。言有餘而訥。則謹益至。謹之至。則言顧行矣。行之力。則行顧言矣。慥慥。篤實貌。言君子之言行如此。豈不

右第十三章。道不遠人者。夫婦所能。丘未能一者。聖人所不能。皆費也。而其所以然者。則至隱存焉。下章仿此。

君子素其位而行。不願乎其外。素。猶見在也。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。而為其所當為。無慕乎其外之心也。素富貴。行乎富貴。

素貧賤。行乎貧賤。素夷狄。行乎夷狄。素患難。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此言素其位而行也。在上位。不陵下。在下位。不援上。正己而不求於人。則無怨。上不怨天下不

位而行也。

素富貴。行乎富貴。素貧賤。行乎貧賤。素夷狄。行乎夷狄。素患難。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素富貴。行乎富貴。素貧賤。行乎貧賤。素夷狄。行乎夷狄。素患難。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素富貴。行乎富貴。素貧賤。行乎貧賤。素夷狄。行乎夷狄。素患難。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素富貴。行乎富貴。素貧賤。行乎貧賤。素夷狄。行乎夷狄。素患難。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素富貴。行乎富貴。素貧賤。行乎貧賤。素夷狄。行乎夷狄。素患難。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尤人。不願乎其外也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。小人行險以徼幸。易去擊。○易。平也。居易。書位而行也。俟命。不願乎外也。微

求也。幸。謂所不當得而得者。子曰射有似乎君子。失諸正鵠。反求諸其身。正首徑。諷工毒風。○畫布曰正。樓皮曰鵠。皆侯之中。射之納也。

子思引此孔子之意。以爲上文之意。

右第十四章

子思之言也。凡章百無子曰字者做此。

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。辟如登高必自卑。辟同。詩曰。妻子好合。如鼓瑟琴。兄弟

既翕。和樂且耽。宜爾室家。樂爾妻帑。好去聲。耽詩作湛。亦作耽。樂音洛。○詩。小雅樂棣之子。鼓瑟琴。和也。翕。亦合也。耽亦樂也。帑。手孫也。

曰。父母其順矣乎。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。人能於妻子。宜於兄弟。如此。則父母其安樂之矣。子思引詩及此語。以明行遠自邇。登高自卑之意。

右第十五章

子曰鬼神之爲德。其盛矣乎。程子曰。鬼神天地之功用。而造化之迹也。張子曰。鬼神者。二氣之良能也。愚謂以二氣言。則鬼者陰之靈也。神者陽之靈也。以一氣

言。則至而伸者爲神。反面歸者爲鬼。其實一物而已。爲統。猶言性情功效。視之而弗見。聽之而弗聞。體物而不可遺。鬼神無形與

終始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。是其爲物之體。使天下之人。齊明盛服。以承祭祀。洋洋乎如在

其上。如在其左右。○齊之言言齊也。所以齊不齊。而愛其聲也。明。猶潔也。洋洋。流動

子曰。其氣發揚於上。受聰明甄高變。此百神之精也。神之著也。正爲此爾。詩曰神之格思。不可度思。矧可射思。度待洛反。射音

大雅抑之篇。格。來也。矧。况也。射。隱也。言厭意而不敬也。思。語辭。夫微之顯。誠之不可揜如此夫。夫音扶。○音。眞實無

實者。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。